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一

送別下 律詩八十首

奉送郭中丞兼大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二十

韻鮑曰郭英人也至德三載加隴右節度使傳與詩合

詔發西山將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秋屯隴右兵朱曰

作營唐書郭英又傳英又知運之季子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又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趙曰英又先為秦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公詩云即非淒涼餘部曲趙曰秦州都

赫舊家聲朱曰燾一作烜齒善切謂知運先朝亦為隴右節度使也宋鮑昭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空存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三校尉部下自曲曲有軍候一人李廣行無部曲行軍司馬子長報任以御書曰李陵既生降類其

家鷓鴣乘時去朱曰見鷓鴣在秋天註驊騮顧王鳴趙曰

鷓鴣驊騮所以美英人也○師曰言得時則駕也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

程鄭曰易以政切○朱曰策策略也容易猶無難也言其功名策略足以自取富貴無難斜日當軒蓋

高朱曰一作歸風卷茄旌修可曰蓋用夏侯湛襖賦微雲承軒清風捲茄也○師曰高風八月也松悲

天水冷朱曰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秦州地沙亂雪山清

朱曰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名也即天山也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沈曰其山至高冬夏無增因以名焉和虜

猶懷惠朱曰和好防邊不敢驚趙曰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使來請賦且修

好後又請和古來於異域鎮靜不專征朱曰專征請受斧鉞之

待之以靜不時撓之示之燕薊奔封豕朱曰秦舉兵滅燕前志云秦舉兵滅燕

前左傳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豕之性善突故取喻祿山周秦

觸駭鯨朱曰按新史祿山之亂英又授蔡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偽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

其衆駭鯨言若鯨魚之駭難禦也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網細言易決也○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京師此所謂奔突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朱曰文

幽劑而觸冒周秦也



下黷注慘不登貌也哀江南賦茫茫慘黷殘孽餘寇也
餘作遺。趙曰綠山既弒慶緒為寇此所謂尚縱橫也

陽殿 洙曰箭前機書箭也。趙曰胡笳吟細柳營
作樂也故曰胡笳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李延年更造新
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柳楊等十曲細柳營周亞夫
軍營也。趙曰細柳周亞夫之營在長安

笳吟細柳營 洙曰笳者胡人
卷蘆葉吹之以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 洙曰

衣行 趙曰言是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
為白衣而行也非是天子行幸

宸極妖星動 洙曰
別傳曰仰瞻宸極劉越石表宸極失御

園陵殺氣平 洙曰陵
趙曰數星凡二十一見晉天之志

空餘金枕出 洙曰枕一作盤光武紀赤眉焚
與園陵平也 西京宮室發掘園陵注園謂山

無復總帷輕 時曰總須統
趙曰漢武事有持金枕賣於市

毀廟天 武帝遺令云吾婕妤數人著於銅雀臺堂上施六尺床
張總帷謝玄暉詩總帷飄并幹此言賊凌暴園陵也

飛雨焚宮火徹明 洙曰項羽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
綺羅經火 徹明不滅 果異朝共落 洙曰果旁尤切思新

榆柳夜同傾 洙曰

三月師逾救群胡勢就真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鄭曰冠古玩切。洙曰此言英又躬冒矢石功冠垂成猶欲
成也。趙曰此微言英人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昇年二月李光

妙譽期元宰 趙曰
弼敗安妻緒于太原而是時英又戰于武

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趙曰

殊恩且列卿 趙曰言其兼
相為

攬搶 鄭曰上初街下焚耕切。洙曰成十三年傳戮力同心釋
文云攬搶妖星也前漢天文志石氏見攬雲如生計氏不

主實三千士 洙曰儒行儒有箠門主實注
出三月乃生天搶石氏見搶雲如馬計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攬雲
宣遠子房詩鴻門銷薄蝕城下隕攬搶。蘇曰言與諸公戮力掃

雲梯七十城 洙曰雲梯攻城
正我輩光前冠後 門旁穿牆為實如主德二

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修可曰左傳襄十
年王叔之宰曰箠門主實之人而皆陵其上杜預註云箠門柴門

狀如主焉禮記儒行之語義同

齊可依雲而立所以攻敵之城。宋王今公輸作雲梯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趙曰公輸作雲梯以攻宋公詩有云蒼芒城。恥非齊說客。鄭曰說輸芮切。宋曰酈王使說齊王田廣廣罷歷下立守與漢通和與生日縱。廿似魯酒淮陰笑乃夜謀度立龔永齊以酈生賣己遂烹之。

諸生 朱曰漢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百弟子共起朝儀。趙曰公自言也。蓋以謂主實之貧士尚有二千而下七十城亦有為雲梯之具者。如我曾與說客之談時為諸生之事而已。蓋白青其無補於戰也。齊說客謂酈食其下齊七十城。曾諸生出叔孫通傳通。通籍微班忝。朱曰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微班所願微者也。言位下也。前漢元帝紀令從官給其事。宣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籍籍者為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謝玄暉詩既通籍。周行獨坐榮。鄭曰行胡岡切。朱曰詩實彼周行箋云。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隨肩趨漏刻。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時。英又為中丞。蘇曰漢宣帝置行短髮寄簪纓。朱曰寄。徑欲依劉表。魏志三梁傳梁以西京擾亂表還疑厭禰衡。朱曰還疑一云能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

周行獨坐榮 鄭曰行胡岡切。朱曰詩實彼周行箋云。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隨肩趨漏刻。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時。英又為中丞。蘇曰漢宣帝置行短髮寄簪纓。朱曰寄。徑欲依劉表。魏志三梁傳梁以西京擾亂表還疑厭禰衡。朱曰還疑一云能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

短髮寄簪纓 朱曰寄。徑欲依劉表。魏志三梁傳梁以西京擾亂表還疑厭禰衡。朱曰還疑一云能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

還疑厭禰衡 朱曰還疑一云能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

衡字正平 孔融愛衡材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材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及荆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著禮之後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漸衰那此江夏太守黃祖性急躁故送衡與之卒為祖所殺。

別忍淚獨含情 蘇曰劉機台情。廢邑狐狸語。朱曰襄十鄙之田狐狸所。空村虎豹爭。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空村虎豹爭。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

空村虎豹爭 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空村虎豹爭。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

人頻 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空村虎豹爭。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

人頻 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空村虎豹爭。朱曰空村言無居人。虎居豺狼所。

八金且忘精誠 鄭曰忘無。安邊仍扈。朱曰莫作一云無使時代宗為元帥期於收復公勉躬令立功名無後衆人也。趙曰時代宗以廣平王初為元帥張子儀副之新律是師律之律舊京指言長安更云仍扈從則望長安收復而車駕復還也。師曰前軍駐舊京三豆前軍已收京而鎮壓之尚賴諸將安邊扈駕此勉郭公之辭。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 朱曰見先帝弓劍遠註。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顛下。

迎後世因名象闕憲章新朱曰陸佐公石闕銘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

禮垂布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

經綸感激張天步朱曰劉越石詩邨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從容靜塞塵南

圖回羽翮朱曰莊子大鵬九萬里而圖南也北極捧星辰漏

鼓還思書宮鷲罷轉春空留玉帳術趙曰唐藝文志有五帳經一卷蓋兵

書愁殺錦城人趙曰人思戀之也閣道通丹地朱曰禁中謂之

張正見艷歌執戟趨丹地豐貂入建章江潭隱白蘋朱曰柳渾詩汀洲採白蘋

百花潭故曰江潭爾雅曰萍之大者曰蘋也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

台輔臨危莫愛身朱曰言當殺身以成仁趙曰所謂贈人以言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謔惜三朝出入榮朱曰三朝武仕明皇肅代也江村獨歸處朱

一作寂寞養殘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朱曰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尹權宜借

寇頻朱曰見河內楷湖南安背水朱曰韓信破峽內憶行

春朱曰後漢鄭弘傳太守行春任彥升詩逐令行春返冠蓋盜川

王室仍多故蒼君生倚大臣蘇曰見錯云天下蒼生全倚大臣

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朱曰陳蕃為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朱曰得聞字嚴武賈至按新書公家

寓鄜彌年藉宴田園須暫往曾曰陶淵明歸去來田園將蕪胡不歸戎馬

詔許公自注視

惜離群

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札記一羣素居。師曰惜離羣言惜別也。

去遠留詩別愁

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

沈曰言山路晴雨歇也。

吹角那堪處處聞

洙曰處處聞言所在有兵。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按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

書隱之也紀與詩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洙曰喻賈之德猶足庇覆一院也。趙曰賈至歷中書舍人而

中書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師曰言奔走之勞而減少年之

心宮殿青門隔

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隔青門謂賈出汝州

雲山紫

羅深

洙曰羅塞也取巡羅之義。趙曰王立之云九域圖汝州有紫羅山故云。鄭曰羅郎佐切寰宇記汝州廢臨汝縣

紫羅川以邑城南臨汝水兼以名為邑

人生五馬貴

洙曰見五馬有光輝註。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

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

莫受二毛侵

彥輔曰潘岳秋興賦予生三十有二始見二毛班白也。師曰昔王羲之

北手三

出

出守永嘉夜別五馬後人皆援為太守故事人生五馬之貴亦在少年衰老不足貴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八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

洙曰後漢章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註孝經緯之文也晉下

壹拒蘇峻力疾戰死三子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徵士翟湯聞之歎曰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明

吾賢

富才術此道未磷緇

洙曰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玉府標孤映

洙曰北山

移文高霞孤映

霜蹄去不疑

激揚音韻徹

洙曰

神氣激揚又音聲淒以激揚也

籍甚衆多推

洙曰陸賈游漢庭名聲籍甚註言狼籍甚梁彥升云客游梁朝

則聲華籍甚

潘陸應同調

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晉陽秋曰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

不異。趙曰潘則潘岳陸則陸機

孫吳亦異時

洙曰孫武吳起。趙曰言北

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

洙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卿月昇金掌

洙曰

洪範卿士推月註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上官儀詩班籍始燕歸金掌露初晞。趙曰卿月指馬大卿也昇金掌譬近於顯要

金掌者金銅仙人
捧露盤之掌也
王春度玉墀
洙曰春秋之文王次春。趙

玉墀
薰風行應律
洙曰詩南風之薰
湛露即歌詩
趙曰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方
夏初即有殊恩之命矣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

漢閣後會且深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鄭曰從

令弟尚為蒼水使
趙曰吳越春秋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

使文命于斯
名家莫出杜陵人
洙曰杜陵有南
比來相國

兼安蜀
洙曰杜鴻漸以相國入蜀平崔
歸赴朝廷已入秦

捨舟策馬論兵地
趙曰以同行二人
拖玉腰金報主身

莫度清秋吟
洙曰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腰金帶也。鄭

蟋蟀
洙曰潘安為黃門作秋
早聞黃閣畫麒麟
洙曰見

黃閣并今代麒麟閣註
趙曰漢武帝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也。

師曰時崔旰成都作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平其亂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魯曰故陳拾遺射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
洙曰前漢循吏傳黃霸字次公宣

楊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咸稱神明治為天下
近看除刺史
洙曰古昭上

前漢景帝紀註凡言
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
洙曰古昭上

君從南來五
雙魚會早傳
趙曰囑李使君早寄書也古樂府

鯉魚中有尺素書
師曰昔王羲之守永嘉庭
老思筇竹杖
洙曰

一云筇杖拄漢張騫在大夏時見
冬要錦衾眠
洙曰漢朱寵為

帝聞之賜錦被
趙曰公從李使君要此二物也筇竹蜀中所出

蜀都賦云筇竹綠嶺註云中寶而高節可以作杖錦衾雖是錦被
而字出詩錦衾爛兮
不作臨岐恨
洙曰陳陰鏗送始興王詩唯

聽舉最先注曰京房本最當火雲揮汗日注曰潘安仁詩

注曰日移揮汗碎中宇登城臨清池淮南子早雲煙火生○趙山

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注曰子昂後為縣令段于今蜀

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注曰射洪屬梓州○鄭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鄭曰比高官皆武臣注曰時方急於賞功故

武臣在高位○蘇曰宋幽燕通使

者注曰時安史之亂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

新佩刀成氣象注曰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以三

行春指路注曰戰伐乾坤破注曰所在瘡痍府庫貧注曰軍用

注曰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蘇曰元興曰

漢瞻佳士蘇曰張景陽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霄漢之上可謂當

泥塗任此身趙曰公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江亭王閣州筵餞蕭遂州注曰一云閣州王使

離亭非舊國注曰莊子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

斷注曰愁從舞曲長二天開注曰寵餞注曰後漢蘇

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郡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

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夕蘇孺文与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五馬爛生光注曰古陌上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川路風煙接注曰謝玄暉詩馳驛不

有鳥路江漢无限梁○趙俱宜下鳳凰注曰黃霸為潁川太守

日閣州与遂州相接也

國穎川之師三賢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王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跨鳳而去喬亦飛乘雙鳥今云俱宜下鳳鳳豈非皆不凡哉

送鮮于萬州遷巴川趙曰鮮于名吳仲通之子也廣德中為尚書都官即自將

相公御元不相厚皆稱交友

京兆先時傑趙曰京兆者吳父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為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

尹熙人具琳琅照一門一門。安石曰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別屋見季胤平

子遠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朝廷偏注意注曰

接近與名藩趙曰自萬遷巴故云接近祖帳維舟數注曰疏廣傳設祖道

帳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注曰蜀都賦觸石吐雲

潭州送韋負外牧韶州注曰韶或云韋適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注曰鮑明遠將以分符竹同

士寺主

舍有輝光注曰直不疑為郎為同舍郎疑取金趙曰公亦是負外郎故於韋負外可謂之同舍矣白首

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注曰言白

洞庭而往波離無過鴈以寄書去而被中書在百信知不可忘也

潭州留別杜負外院長注曰韶州刺史韋迢

江畔長沙澤注曰作驛相逢纜客舫大名詩獨步小郡海

西偏趙曰言子美獨步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小郡者韋君自謂韶州也地濕愁飛

鵬注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長沙卑濕但自傷掉以為壽不天

炎畏跼注曰馬援曰吾在浪泊西里聞虜未滅時下去留俱

失意把臂共潸然蘇曰徐璿至固陵下馬把臂兩意潸然久之乃揮涕分首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注曰

一作能興州趙曰信州乃蒼君生人百困天子嚮時憂并屋有煙

起瘡痍無血流趙曰追言天子前時以蒼君生之困而選王君為

壤歌唯海甸趙曰擊壤之歌也唯海甸則時准海無虞也畫角自山樓

白髮寐常早趙曰公自言也荒榛農復秋趙曰言荒年之解龜

踰卧轍洙曰謝靈運初去郡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侯霸為

徐捐不知倦洙曰陳蕃為徐孺子下榻夫則懸之穎川

何以酬塵生洙曰一作生塵彤管筆洙曰詩彤管有煒寒臆黑貂裘洙曰

高義終焉在斯丈夫矣休別離同雨散洙曰曹子

行止爰呈雲浮洙曰劉越石詩功業未及建

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鄭曰掉徒弔切趙尉佗

雖北拜鄭曰尉紆勿切洙曰陸賈傳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

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徒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

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言聞王

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洙曰神仙傳盧敖見一士曰

趙曰言既復唐堯之化則無心從官而甘為方外之士也汗漫遊

疎身而遂入雲中也師曰張景陽七命曰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過汗漫之不遊躡張亥之末跡注汗漫能遊天者也李善曰淮南

子云若士曰吾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疎身而遂入雲中

井屋有煙起言民獲安居飽食也瘡痍無血流無賦斂以橫索也

解龜言任滿解龜印也子美為拾遺今見片逐故云塵生彤管筆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拆台衡地

趙曰中台星拆張華見誅而今云星拆則李二

考曾為人所憐

田讒口亂善人柱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故

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柱赤色漢家象華不

公侯終必復

曰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家黃爵巢其顛

閱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古屯固比入土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卦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經術竟相傳

歷位至丞相

食德見從事

或從王事無成

克家何妙年

蒙九

二子克家曹植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潘岳揚中武

一毛生鳳

誅子以妙年之秀。趙曰言李公自妙年已克家矣

穴

宗殊有鳳毛

靈運復出

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

子今之吳越見歐治子干將使之鑄劍三枚一曰龍泉楚王問何謂龍泉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晉鄭聞此劍求之不得後漢肅宗賜諸尚書劍特以寶劍自為名

以尚書韓稜淵深有謀故得楚龍泉

瑜敗曹操於烏林赤壁。趙曰

姑蘇落海邊

客間頭最白

言赤壁以形容其所經之地也

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趙曰言

悵此離筵

湖中送敬十一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

少壯樂難得

蘇曰梁瑗在囚歎曰少壯唯難

歲寒心匪他

氣纏霜匣蒲

趙曰言在匣中而氣騰矣

水置玉壺多

玉壺水。趙曰

言心之清也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

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

趙曰魏文帝浮淮賦云驚風泛湧波

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携

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卧病巴東久

宋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

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

故人指唐使君也

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

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得涼字

新添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

鄭曰音佐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

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

得蕪字

柳影含香幕

宋曰一作重○趙曰言幕之如雲也

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

面終宴惜征途

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

杜寺世

十一

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蘇曰孔子孟傷別離情悰推傷老大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

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

宋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

愛弟傳書綵鷁新

見上絃即朱當隨綵鷁注

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宋曰後漢以六

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合為八座宋與魏同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唐與同漢文紀注列

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則否

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

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

宋曰謝惠連乃靈運之弟

知吾班鬢

揔如銀

宋曰秋興賦班鬢彪以承并素髮颯以垂領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

節度陽城郡王衛八公幕

宋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回首中丞座洙曰見周行

趙曰言田公所起發之地在夔州寒塘也辭中丞謂之獨座馳牋異姓王洙曰

見八哀臨淮王詩注○趙曰漢有異姓諸侯王也燕辭楓樹日趙曰楚地多楓也鴈度

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強洙曰葛強山簡愛將也襄陽童謠曰奉鞭

向葛強何如并州兒是也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

蔡子勇成癖洙曰癖好著也如王濟馬癖和嶠錢癖杜預左

癡彎弓西射胡鄭曰射食亦切○洙曰曹子建白馬篇宿昔

支○趙曰如前漢士健洙曰一作男兒寧聞死洙曰世說相車騎使

日強健之兒也故對壯士蓋自是今日以黥面者為健兒故李者致疑耳壯士恥為儒洙曰曹子建

籍不得中顧私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冠儒冠來者沛公輒

之類舊注引沛公冠事非矣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鄭曰挑徒了切○洙曰先鋒謂先師眾而行也鋒取鋒銳之義挑戰

挑之使戰也如左氏之致師也漢高祖紀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

阜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臣贊曰身輕一鳥過余曰歐公詩

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

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云落或云下莫能定

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嘆槍急萬人呼洙曰言輕健如飛

目為飛將雲幕隨開府洙曰幕府以幕為府西京春城赴

一作上都趙曰此言哥舒之入奏也天寶十一載冬入朝今言

蓋以幕為府也馬頭金匝鄭曰上口谷下作谷切○洙曰駝背錦

模糊洙曰以駝負錦○趙曰駝之背負咫尺雪山路洙曰

恭志廣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康慨

歸飛西

洙曰一作青

海隅

洙曰言歸隴右。趙曰謂希曾先勒還隴右也。言視雪山路如咫尺不以爲遠。

故歸飛西海隅也。

上公猶龍錫

洙曰上公哥舒翰

突將且前驅

趙曰上公指哥舒翰猶有錫

命未已因當少留則蔡子笑將當往爲前驅以先歸也。

漢使黃河遠

洙曰漢使張騫爲河源。趙曰翰爲

河西節度使故云黃河遠

涼州白麥枯

洙曰漢相帝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

胡。趙曰言其地言其時也。

因君問消息

洙曰問高消息

好在阮元瑜

洙曰王粲傳陳

留阮瑀字元瑜少受李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爲屈。師曰哥舒翰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幕府士希曾爲都

尉隸其麾下赴上都言隨哥舒入奏金匱匣乃金絡頭也馳背錦模糊言以馳載錦入貢也咫尺雪山路不以路遠爲憚也西海隅

謂還隴右唐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麩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以西白麥麩涼以其春種闕二時之

氣故也以地理志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時哥舒翰在涼遣子先歸歸期正白麥之熟甫因問高適消息

適隨哥舒爲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

送路六侍御入朝

寺廿一

十三

童稚情親四十年

洙曰言相得於總角

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

蘇曰李夫

人病起南園桃花盛開李不悅武帝問其故李曰不分桃花如錦惱人病眼帝感其言遂去其花爲一國笑

生憎柳

絮白於綿劔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趙曰不分

生憎所以深言其紅白也皆俗語中字惟桃花之深紅絮之醜白正是春色放蕩無所倚賴者也如此故翻是觸忤愁人斷送令到

酒邊以散其愁。師曰甫与路侍御相得於總角之時中間不得消息未知後會在今春色使人愁悶不若以酒消遣之

送何侍御歸朝

彦輔曰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

趙曰言章梓州作泛舟之筵也

車輿使者歸

洙曰御史乃使者。趙曰

言何公歸朝也

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

繡衣

洙曰漢御史繡衣持斧

故人從此去

洙曰一作遠

寥落寸心違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

洙曰見憲府舊乘驄注○趙曰相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故

公用以此魏侍御也

江邊問草堂

洙曰公所築也

遠尋留藥價

趙曰言遠來見尋因留買

藥之

惜別到文場

趙曰公自以其居為文場矣杜預贊元凱文場稱為武庫○師曰留藥價言有所餽

也到文場言傾寫詩章也

入幕旌旗動

洙曰入王儉幕為蓮花也

歸軒錦繡香時應

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洙曰跡一作疏○趙曰公便自以其居為漁父之滄浪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

縣於許生覲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到北堂

洙曰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皆北堂也北堂母氏也一云天語辭

中禁家祭赴北堂

聖朝新孝理

洙曰以孝理天下

祖席倍輝光

洙曰祖席餞也漢祖二

踈一云行子倍恩光

內

帛擎偏重宮衣着更香淮陰清夜

驛京口渡江航

洙曰淮陰京口皆江南地名○鄭曰淮陰楚州京口潤州

春隔雞人晝

寺廿一

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方歸寧當隔雞人報曉爾

秋期鷲子涼

洙曰秋期還也賜書誇父

老壽酒樂城隍

洙曰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薛曰右按古樂府前有

一樽酒主人行壽詩今日合來者皆令富且貴欲令主人三萬歲終歲不知老為吏當高懸賈市得萬倍桑蠶當大得主人且子孫

看書曾飢渴追縱限

洙曰一作恨

冰泮

虎頭金粟影

神妙獨難忘

洙曰虎頭維摩相也金粟釋有金粟也○修可曰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

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記光耀月餘日○師曰王洙注以虎頭為維摩相大誤矣○薛曰右按王簡栖頭陀寺碑金粟如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明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惠義寺園送辛負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負握

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新添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洙曰一作送客盃細草留連
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
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竿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青寂寞此別惜相從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洙曰通猶通西南夷趙曰冠冕指言南海之地文章落上台

詔從三殿去洙曰唐有三殿李士趙曰李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東廊之後故曰三殿出

別之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杜詩三殿而出也舊註云唐有三殿李士何所據而亂立名字和師曰三殿謂蓬萊拾翠臺微是也李士直獨故詔從三殿云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師曰二句皆言春時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怜猶不歸祗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蘇曰張季鷹鳥秋日北園詩云旅途驚歲晚歸興與心違工部用語補綴尤有工巧了不見痕迹後進可為師範趙曰陸士衡文賦吐滂沛乎寸心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洙曰以避難奔走入蜀故言竄身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天

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眉俱蒼洙曰

為問南溪竹洙曰一云春鬢抽梢合過牆趙曰公自註

都西郭則南溪者又草堂傍近之名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兼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洙曰見前雲山兼五嶺註。趙曰言崔郎中充嶺南掌選也。使者歷三湘

洙曰顏延年三湘謂洞庭七澤藹荆牧注江湘沅水皆會巴陵洞庭波號為三湘蓋謂三江。趙曰言崔郎中出使歷三湘也。三湘之名按樂史寰宇記云湘潭湘鄉湘源。

才美膺推薦趙曰言魏為人所薦而為判官也。君行

佐紀綱洙曰左傳紀綱之僕。趙曰言魏君之行崔佐君之紀綱也。佳聲期洙曰一作斯。共遠

趙曰魏崔皆著佳聲而共遠矣。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洙曰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

再居十餘年一官闕輒啓數人甄拔人物各為題目。嫌疑陸賈

裝洙曰陸賈說尉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趙曰又戒之以廉也。今魏君往嶺南充掌選判官苟有千金之裝如

陸賈則為嫌疑矣。故人湖外少趙曰故人湖外客此是韋韶詩。春日

嶺南長蘇曰謝孚竄嶺外春日語客曰昔年洛下長歌痛飲唯嫌日短今窮居嶺南偏覺日長要黑不能吾其柰何予

因有感書示翟夫子。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洙曰一作夜。將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師曰八月風高九月風稍帖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

洙曰氛祲不祥之氣言胡塵汚染帝室。趙曰往江蕃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此乃至德二年九月已前詩蓋京師猶未復故云氛祲滿也。鄭曰祲子鳩切精氣感祥。

人世別離難蘇曰季珪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絕域遙

懷怒和親願結歡趙曰中國以其懷怒侵叛而與之和親。勅書憐贊普洙曰贊普吐蕃王名。

兵甲望長安馬曰望長安言欲入寇。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

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洙曰揚子雲仕宦不達寂寞自守起為官以子雲比

美之而已。垂淚方投筆洙曰言以戎事為憂故垂淚投筆如班超投筆而起志在功名。傷

時即據鞍洙曰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

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儒衣山鳥怪蘇曰桑聞再歸中條時春鳥鳴夏聞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歸

漢節野童看

趙曰蘇武杖漢節牧羊

邊酒排金盞

一作盞

夷歌捧

玉盤草肥蕃

一作輕

馬健

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

雪重拂廬乾

脩可曰拂廬蕃帳名。趙曰吐蕃駝毛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

慎爾參籌畫

從茲正羽翰

鄭曰何干切羽也。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昇曰言當以功名自致。遠大。趙曰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黃曰言刑整羽翼飛騰之兆在此時也。

送李公秘書赴杜相公幕

新添

青簾白舫益州來

蘇曰劉濬自益州歸荆渚白舫百棹皆繡帆青簾多載妓女峽人呼為天上樓船

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

頌准

樽搖皆

指菊花開貪趁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

一星朝北斗

光迭曜而星辰不移故曰君其所而眾星拱之

君之象也。趙曰南極以言李公在楚而往是為南極之星北斗指長安蓋上直北斗而號北斗城也。五雲多處

是三台

天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三公之位也三台指杜相矣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得開

大家東征逐子回

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今皇后貴

人師事焉。趙曰大家子段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風

生洲渚錦帆開

以錦為帆

青青竹筴迎舡出白白江

魚入饌來

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京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多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供二

母之膳王判官待母回黔中故有此句。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檢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

應稀少

鄭曰寰字記黔州黔陽郡

莫怪頻頻勸酒盃

蘇曰頻頻一云頻

玉門關弟蕭勸酒頻頻謂。巨矣反。凡曰醉中庶使分袂不悲。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歛通貴

趙曰歛音許勿切有所吹起兒歛通貴忽然而貴也

雲泥相望懸

日

雲泥猶貴賤之懸遠如雲之與泥。余曰後漢逸民傳吳君與矯仲彥書云乘雲行泥棲宿不同

白頭無籍在

朱曰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

朱紱有

朱曰一作即

哀怜

朱曰曹子建俯視朱紱。趙曰韋君為書

記則賜紱矣有哀怜則言朱紱之人有哀怜於我

書記赴三捷

朱曰一作接采薇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注

排勝也三捷謂侵伐戰。趙曰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

公車留二年

朱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

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請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滄

朱曰一作蒼

然

朱曰以道不

偶時欲放跡於江海也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趙曰公自謂也公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無歎望於欲去而之江

海矣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鄭曰鄴七稽切縣名在梓州

杜詩二十五

社詩二十五

十九

憑高送所親又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

趙曰以言其他行路之辛苦

山自有春

蘇曰所感歸陳留眾俱留咸曰看洛中春罷去王尚曰地山春色甚可人意清泉白石清人耳目此洛中

西塵二氣味

野花隨處發官

朱曰一作姓

柳着行新

鄭曰行胡切

傷愁別

天際識歸舟

離筵何太頻

師曰甫與二判官於清最親臨此送別言其此

去如遠水不能無風浪它山雖有春兄弟不得同賞以至野花官柳觸目使人不能無傷感也

別崔湜因寄薛據孟雲卿

鄭曰湜夷記切

志士惜妄動

蘇曰謝安石志士之心如石豈可妄動

知深難固辭

趙曰志士本惜妄動而受

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漫赴幕職於湖南也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

鄭曰磷力

日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謝靈運緇磷謝清曠疲蕭斬貞堅。趙曰言如以久磨者取礪便以為利乎所貴尚

風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

荆

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蘇曰阮瞻行程劇曰煩子寄語友人欲與子共竹林諸公論詩耳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孫曰夔州鳴槽

少沙頭洙曰江陵舟至泊於郭外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

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送覃二判官

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洙曰皇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焉在前漢郊祀志黃帝

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

髯龍髯披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

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敝屣耳。趙曰先帝指肅宗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洙

選云鮑魚失流而蹉跎前漢嚴助傳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

明之廬張晏曰承明之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應休連百一詩問我何

功德二入承明廬江文通書曰升承明之卧闕。蘇曰謝宗出守仇地誥友人曰吾此行當不復謁承明廬擇山水秀媚處吾歛翼

卑棲無意人間世也。趙曰公於肅宗時為拾遺則常謁帝矣錢爾白頭日洙曰鄒陽白頭如新永懷

丹鳳城趙曰指言長安帝城也秦穆女弄玉改蕭鳳集其城因號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

渺卧荆衡洙曰屈原宋玉。趙曰言在楚地也荆則荆渚衡則衡山也竟斷航舸失趙

望章判官之云航斷然作別而竟斷也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

霄行洙曰一命掛歸斷於赤霄之表趙曰亦有意於長安帝京矣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豈草泖洙曰韋賢傳詩曰蕭蕭我祖國自承韋樵劭曰在商為承韋氏。趙曰言劉與杜同出也漢高祖紀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承韋氏在周為唐社氏晉主夏明以范氏別浦鴈賓秋洙曰月令秋月為雁來賓。蘇

曰張衡云賓鴈別浦蘆葦將秋年事推兄忝洙曰張釋之兄事袁盎。趙曰劉孝標答鄭時書云頃年事道

蓋容髮衰謝年事蓋言年歲之事也舊引張釋
之凡事表盜非是才有字相犯便取為證也
人才覺弟優

經過辨豐劍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令掘獄屋基入地四丈

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意氣逐吳鈞修可曰吳鈞見後出塞詩

引鮑明遠詩錦帶佩吳鈞而不講其物沈存中云唐人詩垂翅

徒衰老翼曰馮異傳始雖垂翅回紇終能奮先鞭不滯留

趙曰劉琨與親舅書曰梟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

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別蘇溪湖南幕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何之及各在天一涯他日憐

才命居然屈壯圖趙曰他日前日也豈愛麟蘇之才命以十

年猶塌翼之佐垂頭塌翼絕倒為鷲呼王澄每聞衛

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消渴今如在提

携愧老夫將行又自稱曰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

能提携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把翠梧棲非竹實不食北辰當

宇宙南岳據江湖國帶煙塵色趙曰據者盤據之據以蘇

言時干女才息故云風塵兵張虎豹符文曰以虎符數論封內事揮

發府中趨趙曰言蘇侯為幕客則數論其湖南封內之事而不能

贈爾秦人策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策馬趨

臨別授之馬趨並示己所策莫鞭轅下駒內史曰公平生數

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應劭曰

駒者駕著轅下張晏曰使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閣蒼梧野

洙曰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天高

白帝秋途窮那免哭

洙曰顏延年途窮能無動

身老不林愁

蘇曰孔神

年老失意不禁愁根喘息和不可以延歲月爾

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

雨雪誰憫弊貂裘

洙曰一云俱憫弊貂裘見前季子貂裘弊注。趙曰公以蘇秦自比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

洙曰韓愈為江陵法曹亦云宋玉其宅邊不得見哀江南賦誅茅

宋王之宅。師曰按余知古諸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道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云誅茅宋王之宅穿逕臨江之府子美在夔詠懷古跡云搖搖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又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疑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於荊州

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

落日九江流

洙曰見九江落日醒何處一往觀頭眠幾回

使者雖光彩青楓遠

自愁

洙曰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新添

聞說江山好怜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它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

洙曰唐子京連城既為佳荆玉得真還。趙曰此言秦王以十五城易趙和氏之璧也

茂宰

得才新

洙曰卓茂為密令人服其德吏懷其恩。蘇曰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雄圖振若茲茂宰深遐瞻大

白贈義興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材。趙曰舊注翻指為卓茂誤矣

山雉迎舟楫

洙曰語小

江花報邑人

趙曰上句則禽鳥知所馴下句則草木知所喜皆美言之

論交翻恨晚

趙曰

公與趙君聯方論交也

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趙曰

言施惠愛而南人喜悅公自謂老身亦霑其餘波

送鄭十八虔貶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

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趙曰按唐史虞以祿山反陷賊為授度水部郎中潛以密章達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然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度等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

鄭公擗散鬚如絲

朱曰莊子有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

酒後常稱老畫師

朱曰度善畫常獻詩畫又書于明皇御批號為二絕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

興時朱曰時初復京師度以汗賊貶

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

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朱曰言交契之期死生不替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

朱曰蘇季子言吾若有雒陽負郭三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朱曰見諸侯老賓客注陸士衡有擬古詩

爾賢埋

昭父

朱曰阮步兵詩沉辭似埋照

余病長年悲盧縮須征日

朱曰盧縮傳上

使使召縮稱病不行上怒曰縮果反使樊噲擊縮高祖賜詔遂將其眾亡入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居歲餘死

蘭要斬時

朱曰見樓蘭斬未還註

歲陽初盛動

趙曰十二月二陽生矣

王化久

磷緇

朱曰見比道未磷緇注

為入蒼梧廟看雲突九疑

趙曰因送蘇溪適桂

州而思舜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葬於九疑之山耳○師曰傅介子持刃欲斬樓蘭王以立功山海經云九疑山帝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又云南方蒼梧之淵舜之所葬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荆州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遠爭高含霞卷霧分隔天日郡志曰九疑山有九峯一曰丹朱二曰石城三曰樓溪形如樓四曰娥皇下有舜妃五曰舜源六曰女英舜墓在此峯下七曰蕭韻八曰紀峯九曰紀林有九水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

朱曰一作

蕩江明交趾丹砂重

朱曰見未就丹砂魏高洪注○趙曰韶交州丹砂葛稚川求為勾漏令同上

州白葛輕

朱曰白葛葛布○蘇曰胡獻寄王稽韶陽白葛布一匹稽製為涼帳王逸少與銘其紳世號三表衣

君依旅

朱曰一作

客時寄錦宮城

饒曰錦宮城即蜀也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

夢符曰右按晉太康四年制曰

藻鏡銜衡又李重暹曹尚書咸序曰童承曹即銜管九流品藻情濁雖祗慎莫知所寄○尹曰藻鏡猶藻鑒也故子美上韋左相詩又有持衡留藻鑒之句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鑒銜衡又唐舊史言子儒長壽中為天官侍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委之史官首以心腹注官之次子儒高枕而江山憔悴人

蘇曰張淇長江即時云句直平配道路以為口實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文高堂念應宜

綵服新朱曰見休見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

州觀省詩

佳士欣相識

蘇曰祖然遇梁劭曰父聞佳士聲名今日欣識風采

茲顏望遠遊

朱曰

賦詩觴舉慈顏和論語父母在不遠遊○荆曰佳士指殷六也慈顏則殷之母也言望其遠遊而歸也 甘從投轄

飲

朱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坐閣閉門又投車轄於井中也○趙曰

言甘從茲 肯作置書郵

朱曰殷美共喬為豫章太守都下士人因美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

棄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美不為致書郵○趙曰言殷不苟為人携書也

高鳥黃雲暮

蘇曰

府云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明胡不歸○趙曰祖出淮南子云黃泉之坎上為黃雲 寒蟬碧樹

秋趙曰江海碧

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送司馬入京

新添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以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

朱曰兩家相通往來言三契熟也此別恨所以添

兩行

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

朱曰為呈楊侍御相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

師長憚為語曰行行且上遊驄馬御史參軍舊紫髯 洪曰為張赴參軍起超皇

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禹解曰皇在上遣使臣之詩言張有

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必無嫌所以薦之也舊註非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

郎中季明

遲日深春洪曰一作水 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

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趙曰言公

此如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自負其詩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

趙曰故人則指裴二公矣 隱吏逢梅福洪曰僕梅福九江人補

絕境則指孤嶼亭矣 隱吏逢梅福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

性為事三元始由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天傳

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為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也

山憶謝公洪曰謝安石寓居會稽與羲之游劇出則漁弋山水

何遠安雖放情立整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也 趙曰謂謝靈運

地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云謝公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焉舊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洪曰韋嗣立封逍遙公所隱谷曰逍遙谷

東簡淡於榮利號曰逍遙公故世系表謂韋氏九房以瓊之後為

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以別之 師曰子美稱逍遙

將詩不必萬人傳趙曰言思念我則寄將我之 時危兵甲

非嗣立也 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洪曰一 數字至

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趙曰言髮已白矣而短古往

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洙曰別賦造分手而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

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卧幽房趙曰公自言也公為劔南

節度參謀謂之參卿公前為之而今罷此所謂休坐幄列子曰人

有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南客瀟湘外趙曰公北人也而西戎

鄂杜傍洙曰宣帝尤樂杜鄂之間杜屬京兆鄂屬扶風蘇曰

俱屬京兆趙曰吐蕃之兵未息也師曰參卿言長孫坐於帷

幄為參謀也蕩子子美自稱鄂杜乃京城吐蕃陷之故云西戎鄂

傍衰年傾蓋晚洙曰鄒陽費日繫舟長趙曰言舟留會

面思來扎洙曰古詩會面可知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扎書

銷魂逐去檣洙曰別賦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趙

言別時景也列子云鷗鳥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洙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諸侯所建鳥旟七旒旒

旗朱旗也還錦纜則軍從白馬出江城趙曰拍言卿二翁也龐

舟中歸矣甘寧以錦維舟白馬出江城德好騎白馬號白馬將

軍故使白馬字蘇曰戴厚寒笠官吟茄寮喚蕭條別浦清

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洙曰一作明趙曰巫峽言夔

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蘇曰

不真枕何時息兵婦養殘喘趙曰歎其留滯於夔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洙曰見休養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

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洙

盛弘之荆州記宜都四陵峽中有白馬江寒樹影稀朱曰江陵縣有

黃牛山山上有黃牛形江湍蔡邕白馬此別還須各努力魯曰古詩少壯不故鄉猶恐未成

朱曰一歸師曰峽與江皆險阻用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趙曰初同避地於西

復相逢於遠媿尚方曾賜履趙曰八金身爲左拾遺境非吾

土倦登樓朱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久存膠漆應難並

趙曰言雖有膠漆之好而才一辱泥塗遂晚收趙曰言流落

器相遠爲難此蓋公自謙也傳使吾子辱在泥塗師曰廣東有康州故別蜀康州爲西康尚

方主造御器用昔王子喬嘗飛雙履復爲鳥及捕得鳥乃尚方所賜

履一辱泥塗遂晚收言李李杜齊名真忝竊朱曰後漢杜密

初得罪及晚年稍見錄用免歸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

固杜喬故亦言也范滂傳滂詣獄與母訣曰汝今得与李杜齊名

死亦无恨謂朔雲寒菊倍離憂

李膺与杜密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摠長

蘇曰曹子達瘦衣寬長愁知酒淺淡故人憂見及革曰

趙曰以病瘦之後故衣寬而摠長大矣各逐萍流轉來

猶云訪此別淚相忘趙曰雖別而俱不能

及也書細作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

追餞同舟日傷春朱曰一水間趙曰一重重樹雲

水飄零爲客久衰老美君還花遠朱曰一重重樹雲

間輕處處山趙曰一作花遠非蓋重重樹天涯故人少更益

鬢負毛斑

公安送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

洙曰謝詩解纜候前侶柴桑屬潯陽郡。趙曰公將下沔鄂也。鄭曰柴桑地名在江州。仍

看蜀道行

趙曰送晉肅入蜀也。檣烏相背發趙曰檣上刻為鳥形。塞雁一行

鳴

趙曰言其別之時。南紀連銅柱洙曰見上南紀標銅柱註。西江接錦城

洙曰世說成都州城皆種芙蓉。至秋盛開望之若錦。故號錦城。

憑將百錢下飄泊問君平

趙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日閱數人得百錢乃止。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

趙曰公言其遭戰鬪之時。林泊

於江海送君情

趙曰言元適江左也。晉室丹陽尹洙曰溫嶠為丹陽尹。公孫

白帝城

洙曰公孫據白帝城。趙曰元既往為丹陽尹則舟行而去經白帝城而下也。師曰丹陽尹指元二適丹陽也。白帝城南自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洙曰元嘗應言客居夔州也。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

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寇

昱曰選江淹賦黯然銷寇者唯別而已。寧靈悲

秋意

昱曰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非君誰與論

贈別何邕

生死論文地何由見一人

洙曰鄭當時傳一生乃見交情。悲君隨鷺雀

薄宦走風塵

洙曰陸士龍飄鷺冒風塵。余曰邵氏開見錄少陵此二

句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子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所本哉。縣

谷元通漢

趙曰縣谷縣名屬利州言何公所往利州而去得歸漢上也。沱江不向秦洙曰

五陵花滿眼

蘇曰張翊送友人入關曰憑君傳語故園春色來歲相期友人笑而去。趙曰沱江在蜀城言不

尚秦尚留蜀中勢不能去則有懷故鄉之念。馮小圃春日詩去傳

語春半道先
歸何處邊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

蘇曰王子敬見戴文文曰公子意厚時過柴門來慰病身所謂

歲寒知松栢之操也

把君詩過日蘇曰晉索靖語魏玄同曰弊居謝絕人

念此別驚神

朱曰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地闊峨眉晚

一作

曉峨眉山在蜀地也

天高峴首春

趙曰言鄭之赴襄陽也峴首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

也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朱曰龍德公隱於鹿門屬襄陽黃曰甫意以龐幽鍊一

革人故有末句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

日來馬誰為感激人

朱曰言雖清繫不為人所知蘇曰江

杜二一 二十八 囊無一物雖清繫如此不能為人所知故甫欲朋友輟來馬以資之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

朱曰弱水水也以其力不能載物故

陽關已近

天朱曰陽關地名趙曰近天言山高也余曰唐王維詩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以爲陽關曲唱之

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

朱曰志於功名故也

不計年

朱曰有功即封趙曰言其從軍乃緣好武於是則命之秋故不論命有功封侯漢制也不計年所以衆發之

馬寒防失道

師曰李廣征匈奴失道當斬贖爲庶人此戒之之辭也

雪沒錦鞍韉

送遠

帶甲滿天地

朱曰盜賊充斥

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

朱曰

於生別離

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

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蘇曰張翰命駕歸吳一山高其節阮攸數曰讀留侯范蠡遺史因此知季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淚逐勸盃落洙曰李陵別蘇武詩對酒不能酬趙曰以愁連

吹笛生洙曰馬融去京踰年有洛客離筵不隔日那得易

為情洙曰離筵相席也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洙曰石首縣名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子美。洙曰晉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

邊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

雨稀雲葉斷夜久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燭花偏美子數語歌洙曰一作敲紗帽高文擲綵笺芳之興饒行

與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鄭口單時戰切父方矩切河陽實

少年子美。洙曰單父交子客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芳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切乙六司業之孫尚書

之子重泥鄭監前湖審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

浦葛中歌側未迴船蘇曰羊枯酒中樽當霞綺輕初散

不但習洙曰謝玄暉詩棹拂荷珠碎却圓趙曰梁元帝詩

池歸酪酏洙曰習池事見王腕脩詩欲伴習池遊註歸酪酏君

君餘霞散成綺

趙曰山季公補至高陽池輒大醉而歸

看鄭谷去多黃綠洙曰鄭子真耕於谷口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添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檻旗
絕牽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巴墮岷山淚鄭曰在襄陽羊枯作鎮曰立碑

記功於此因題零雨詩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探韻得

醉酒揚雄宅洙曰揚雄有宅一區雄家素貧嘗酒人稀至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游學升堂子

賤琴洙曰文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自治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蘇曰

黃歇秋天索莫愁對分襟天地西江遠胡曰言江陵送別之趣星辰北斗深烏臺

俯麟閣洙曰御史府中有栢樹常有野鳥棲宿其閣正字所居陳子昂為麟臺正字長夏白頭

吟洙曰古樂府白頭吟疾人以新問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送靈州李判官 新添

鷓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
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歸奉禮別 新添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隣尚媿微軀在遙聞盛禮新
山東群盜散關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巴西聞收京送班司馬入京 新添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本中曰黃屋卑蓋也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疋馬

向土畿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新添

無數涪江筏鳴橈揔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一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四